

(2014年卷)

现代作家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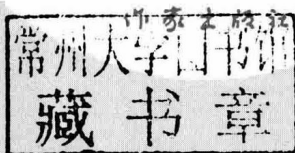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作家出版社

(2014年卷)

现代作家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作家研究 (2014 年卷) /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5212-0352-3

I. ①现… II. ①中… III. ①作家评论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20814 号

现代作家研究 (2014 年卷)

编 者: 中国现代文学馆

特约编辑: 李立云

责任编辑: 李亚梓

装帧设计: 百丰艺术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80 千

印 张: 27.25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212-0352-3

定 价: 4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编委会名单

执行主编：张元珂

编 委：慕津锋 崔庆蕾 王 雪

张元珂 邱俊平 李立云

姚 明

本卷编选：李立云

序 言

张元珂

“文学经典”“文学经典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完成时”，是确保如何保值或增值；后者是“进行时”，是确保其不再减值的过程。文学经典建构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至少有：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童庆炳先生概括的这“六要素”基本涵盖了“文学经典”建构过程中内部和外部的基本要素。然而，推动文学的“经典化”进程的已知和未知因素远不止上述“六要素”，它远比理论预设要复杂而丰富得多。尤其在此过程中，新的不可预知的力量会随着时间的永续演进和空间的持续拓展而不断浮现。然而，历史经验不止一次地告诫我们，真正的“文学经典”都要经历过反反复复的去经典化、再经典化的拉锯式的演变过程，或者说，所谓文学的“经典化”从来不是一次性的、一劳永逸的，而是持续的、接受各种力量考验的保值、增值或者减值的动态过程。因此，不仅有关“何谓经典”“经典何为”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永不止息，而且有关文学经典的筛选与阐释也“永在路上”。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文学经典的诸多问题亟待厘清与重释。即使已被命名为“文学经典”的作家、作品，由于时代语境

的不同，后世的人们总会对之发出不同“声音”。比如，从对“鲁郭茅巴老曹”座次的否定与重排，到对“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经典性的质疑与解构，再到对90年代以来有无经典问题的纷争与焦虑，都充分表明，有关文学经典评价的标准、观点、接受总是分歧不断。因此，如何看待这种分歧，或者说，如何认知和重释新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真正价值及意义，都是重要的亟待解决的重大命题。

中国现代文学馆拥有比较完善的学术团队和传播体系（期刊、网站、讲座）；这里保持着与国内外各层次高校、科研院所良好的交流关系；这里是普及经典并不断发掘和建构经典的地方；这里不分男女老幼，从国家政要、文化精英到普通群众，皆可来此领受文学之于个体的无穷魅力；更为重要的是，这里保存着不同时代众多作家的第一手资料（手稿、日记、书信、照片、版本、遗物等等），它们亟须开发、整理与研究……这一切都说明，文学馆及其学术力量对推动中国新文学的研究与传播也是一股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长期以来，由于人才队伍建设滞后，文学馆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发挥。2010年后，伴随大量硕博生入职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文学研究力量明显加强，特别是在文献史料的发掘与研究以及文学经典的传承与普及方面，其无可替代的价值逐渐凸显出来。这尤其需要一个平台，以展现文学馆学人的最新研究成果。

正是基于上述几方面考虑，2011年1月，由前任馆长吴义勤策划与指导、前研究部主任许建辉任主编的《经典作家研究专刊》正式创刊。专刊创刊，其意义当然不同寻常。它不仅是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之后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第二个学术研究刊物（随《文艺报》一起面向全国发行），还以其多方面的“特殊性”显示了其在当代学术研究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比如：实现与学术界的良性互动，更新新文学研究内容、方式与方法，面向社会大众普及新文学经典作家与作品，展现文学馆人风貌及学术体系对文学研究

的贡献，等等。

专刊每月一期，每期四万字，每期研究一位经典作家或一个文学思潮、流派，自创刊至今（截至2018年3月），已出八十七期，总计340多万字。在前期，作为主编的许建辉做了大量工作，专刊之所以备受关注、名声在外，与她的努力息息相关。许主任退休后，由我和崔庆蕾合作主编，由此一直持续至2017年12月。自2018年1月起，由于崔庆蕾调离中国现代文学馆，就由我担任主编，并重新组织队伍，继续办刊至今。曾经的同事与师友或退休，或调离，总不免心生感慨——在每个人的一生中，能同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干一份有意义的工作该是多么的幸福！近八年来，从主编到编辑人员几经轮换，从选题、约稿、审稿到具体的文字处理皆由我们几个人兼职完成，但我们的合作是愉快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所达到的社会效果是让人满意的。不仅所刊文章屡屡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而且据说专刊作为《文艺报》“金牌专栏”之一还为其增加了不少忠实读者和报纸订单。

专刊所刊文章集学术性、可读性（文字尽可能通俗易懂）、欣赏性（每期配大量图片）于一体，充分照顾到中国作协会员、业界专家、学者及各类文学爱好者的阅读趣味。作为编辑之一，我犹记得最初几年的热闹场景：每一期总会有全国各地的读者——各级作协会员、高校师生及社会读者——来函来电，或品评，或询问，或建议，不仅为专刊（栏目）叫好，也为我们的组稿点赞。专刊所刊文章质量是有目共睹的，不仅得到普通读者好评，还得到业界大力肯定。

鉴于此，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以方便大家阅读和珍藏。丛书以年份为卷次，每年一卷，每卷三十万字。本年度共出七卷，即2011年卷、2012年卷、2013年卷、2014年卷、2015年卷、2016年卷、2017年卷。2018年卷以及2018年以后各卷将各后推一年予以出版。在编选中，我们遵循以下原则：每卷都是从该年度所刊发

的近四十万字中精选出来的，每卷皆由一位青年学者负责精选、编目、初校；按照原刊发表月份、篇目、次序编排年度目录，以尽可能保持原始风貌；史料类文章基本以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贵期刊、日记、书信、手稿为材料，为专刊特色，也是专刊之所以引发读者关注和热议的重要原因，故予以重点收录。丛书所收文章大体可分五类，即作家生平研究、经典作品研究、文学流派与思潮研究、文献史料研究、作品（版本）传播与接受研究。这些文章基本反映了现代文学研究界最新动态和研究成果。

编辑与出版这一套丛书，也是一种尝试。惟愿读者喜欢，如有不足，敬请指正。

2018年3月4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目 录

语丝派

- 李浴洋 《语丝》：1920 年代中国的文坛生态与
文学经验 001
- 吕周聚 “语丝”与周氏兄弟 008
- 倪玲颖 “语丝派”与中国民俗学的兴起 014
- 汤志辉 江绍原与《语丝》 020
- 吴晓东 “语丝”风格的继承与出离：林语堂的
小品文运动 027
- 许建辉 “语丝人”信函一束 034
- 徐 晋 “语丝人”与《红楼梦》 040

柳 青

- 崔庆蕾 面向时代的写作 046
- 鲁太光 “梁生宝”形象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051
- 李继凯 柳青的“创业文学” 059
- 阎浩岗 《创业史》的艺术魅力 065
- 刘 宁 柳青的文学遗产 072
- 张永东 柳青与秦地文化 076

未名社

- 王士强 新诗初创期的有益探索 082
- 马 兵 “荒坡上的歌者” 089
- 王 源 人生实难 大道多歧 095
- 陈 宁 未名社时期台静农的经验世界 102
- 许建辉 “未名” 鸿印 107
- 葛 涛 未名社成员七封集外书信考释 115

梁 斌

- 陈建功 其人已逝 其道弥著 122
- 张元珂 《红旗谱》的版本体系、文本改写和
手稿样态 125
- 钟桂松 茅盾看《红旗谱》 135
- 张元珂 梁斌记忆中的左联保定小组 137

浅草—沉钟社

- 陈志华 奇幻题材创作与浅草—沉钟社的浪漫色彩 140
- 崔庆蕾 《浅草》的办刊理念与编务活动 146
- 北 塔 冯至对鲁迅的赞誉为何不那么领情? 151
- 卢 楨 浅草—沉钟社的诗歌创作 160
- 刘 畅 “浅草—沉钟”时期的陈炜谟及其小说 167
- 许建辉 “沉钟人”的最后一次“集合” 173
- 王 雪 张元珂 “沉钟丛刊”版本信息及传播史话 179

杨 沫

- 张艳梅 杨沫的革命叙事与我们的历史反思 186
- 刘 涛 谁主沉浮? 192
- 李思清 有关林道静身份的言说史 198
- 张元珂 《青春之歌》茅盾眉批本杂议 204

钟桂松	茅盾为《青春之歌》定音	211
崔庆蕾	杨沫致丁玲的一封信	214

湖畔诗社

王士强	“青春期”的抒怀	219
霍俊明	“湖畔”情诗与“水仙”命运	226
吴周文	朱自清与湖畔诗社	233
张元珂	崔庆蕾《蕙的风》《湖畔》的传播效应与 销售状况	240
许建辉	“湖畔”拾遗	246
张元珂	吴奎莲 湖畔诗人诗集出版与版本流变	255

吴 强

许建辉	吴强与《风雨》周刊	260
崔庆蕾	读《〈红日〉创作大纲》手稿	264

山药蛋派

方 奕	刘冬青 “山药蛋派”：一个特殊时代的 文学印记	269
梁向阳	陈忠红 “山药蛋派”的初次亮相	274
段崇轩	“局内人”眼中的“山药蛋派”	280
麦一花	赵树理致徐懋庸一封信的文学史价值	287
王 雪	不改初心方得始终	294

浩 然

鲁太光	农民抗争宿命的精神历程	300
阎浩岗	浩然对现当代小说的独特贡献	312
李云雷	论浩然的“自传体三部曲”	320
梁秋川	《艳阳天》：鲜为人知的创作历程	327

李杰俊	《金光大道》：“史诗”追求和“史传”笔法	332
任相梅	“文革”中的浩然	339
刘国震	浩然史料研究二题	347

“荷花淀”派

杜玉梅	孙犁与“荷花淀”派	354
麦冬	《山地回忆》的创作灵感和修辞策略	361
梁爽	孙犁的延安之路	367
曾镇南	真正文学批评家的风采	372
金星	韩映山：荷花淀里迟来的歌者	379
许建辉	渴望超越的苦闷	385
张元珂	尹淑珍《荷花淀》的版本体系与读者接受	390

周立波

贺绍俊	周立波在乡土文学上的特殊意义	397
梁向阳	王 珊 周立波的延安之路	403
胡 旗	从“曾五喜”到“刘雨生”	408
商昌宝	温故与反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接受史中的周立波	414
后 记		419

《语丝》：1920 年代中国的 文坛生态与文学经验

李浴洋

《语丝》与 1920 年代的中国文坛

1924 年 10 月，因《晨报》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撤换鲁迅的“拟古的新打油诗”《我的失恋》，副刊编辑孙伏园愤然辞职。在日后的文学史家看来，“由此引出的是 1920 年代思想、文化、文学界的一段不大不小的故事”。说其“不大”，是因为在波诡云谲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世事白云苍狗本来就是常态；又道其“不小”，则是由于从中可以见微知著，揭窳 1920 年代中国文坛的诸多变向。不过与其“前提”相比，更为重要的无疑是其直接导致而又影响深远的“后果”，即一个月后《语丝》的创刊。正是《语丝》，真正深刻地介入与反映着文坛甚至社会的转型，成为 1920 年代中国的一份别样记录。

1924 年 11 月 17 日，《语丝》第 1 卷第 1 期在北京出版。《语丝》的问世十分顺利，不仅鲁迅倾力“加盟”，周作人与孙伏园也是一拍即合。11 月 2 日，周作人与钱玄同、章川岛、江绍原、顾颉刚、李小峰等人一道，应邀出席了孙伏园组织的聚餐会。会上拟定了杂志的创刊事宜，而此后聚餐会也成为了《语丝》同人进行交流的重要形式。所谓 16 位“长期撰稿人”，除周氏兄弟与孙伏园等人外，还有林语堂、章衣萍、孙福熙、王品青、冯沅君、孙斐君、吴曙天与蔡漱六。此外，尽管在创刊时未曾“著籍”，但很快也是《语丝》的“长期撰稿人”的还有刘半农、俞平伯、废名、徐祖正与张凤举等人。可见，孙伏园

从《晨报》辞职虽是事发突然，但这一杂志甚至阵营的集结却又具有必然的趋势，而这正与 1920 年代的中国文坛的生态变迁密切相关。

从 1917 年开始，北京大学与《新青年》播撒的新文化的火种在全国渐成燎原之势。经由大学、杂志、社团以及理论建设与文学论争的推动，一个超越了区域与文类界限的“新文坛”日益形成。新青年社与新潮社在其间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过随着 1920 年《新青年》杂志南迁上海，原本统一在“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旗帜下的不同立场与思路的知识群体也开始分化。同年底，胡适致信陈独秀，提出“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次年初，他又致信李大钊等《新青年》主要撰稿人，重申“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 Soviet Russia（苏俄，编者注）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辟学术艺文的杂志”。

1922 年 5 月 7 日，胡适主导的《努力周报》创刊。14 日，他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在第 2 号上发表。6 月 20 日，胡适与蔡元培、王宠惠、顾维钧、罗文干等人发起谈话会，召集了丁文江、张君勱、蒋百里、林长民、陶孟和与李石曾等人参加，形成例会。9 月 3 日，他期待的“专辟学术艺文的杂志”《读书杂志》作为《努力周报》的附张开始出版。在《努力周报》与另外一份以欧美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杂志《太平洋》的基础上，《现代评论》杂志于 1924 年 12 月 13 日创刊。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胡适等人以其认为恰当的方式接续《新青年》精神的一种尝试。

无独有偶，鲁迅等人在 1920 年后也在积极探索继续进行“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的道路。研究者发现：“整个 1920 年以及 1921 年的上半年，鲁迅除了创作小说《风波》《头发的故事》与《故乡》，所做的就是翻译和校勘整理《嵇康集》，杂文的写作几乎停止。”直到 1921 年 10 月 12 日孙伏园创刊《晨报副刊》后，他才进入了又一个文学与思想的活跃时期。除鲁迅外，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章川岛与顾颉刚等人也经常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而他们正是日后《语丝》的主要作者。《语丝》的另外一个渊源则是《新潮》

杂志。不仅创刊时的16位“长期撰稿人”多为新潮社成员，从1924年11月17日到1926年2月1日，前64期《语丝》杂志的社址也都在“北京大学第一院新潮社”。自1920年10月当选《新潮》主任编辑的周作人，更是直至1927年10月22日《语丝》被奉系军阀查封前，成就最为辉煌的前154期杂志的实际主编。可见，《语丝》的集结乃是《新青年》中不同于胡适等人的另外一种“新文化”方案在1920年代的直接呈现。

在不同的知识群体以及社会力量的分化、冲突、对话与调和中，新文学的文坛转型在1920年代悄然发生。与“五四”前后相比，这一时期的文学场域无疑更趋制度化与结构化。文坛内部丰富与复杂的面向，开始在不同阵营的文学趣味与话语资源中体现出来。《语丝》不仅以其理论与实践推动了文坛转型的历史进程，而且也自觉内在于这一制度与结构中。因此自创刊起，《语丝》就十分注重在一种相互关系中确认自家在文坛上的位置与功能。

《语丝》创刊于段祺瑞执政的北洋政府时期。周作人执笔的《发刊词》开宗明义，针对当时万马齐喑的思想状况，表示“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这自然是自觉传承了《新青年》的精神与主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笔锋一转，强调“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混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这则显然是“左右开弓”，抱定了“横站”的姿态，而其所谓“主义”与“政治经济问题”针对的对象也不言而喻。“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是《语丝》的宗旨，也是《语丝》同人在众声喧哗的1920年代的文坛上，以《新青年》为背景，以《语丝》为前景，做出的鲜明选择。高长虹认为，“《语丝》仍然进行《新青年》的思想工作”。此说颇能代表时人的观感。

《语丝》第1期至第156期在北京出版，被查封后南迁上海。先

由鲁迅主编了第4卷的52期，后由柔石与李小峰先后接编，出版至第5卷第52期，于1930年3月10日自行停刊。《语丝》行刊历时逾5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长期出版并且几乎没有脱期现象的同人杂志（南迁以后情况稍有变化），而其盛衰也见证了1920年代文坛潮流的升降，并为20世纪中国文学积累了一份宝贵经验。

语丝派·语丝社·语丝体

作为一种文学经验，《语丝》一家就为文坛贡献了三个在不同层面上的重要范畴：“语丝派”“语丝社”与“语丝体”。

与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多数的“派”“系”通常得名于文坛派系对手的赠予一样，“语丝派”的头衔也首先出现在对其攻伐的文字中。1927年9月3日，鲁迅在离开广州前夕，致信李小峰，总结南下近一年来的观感，他说：“《语丝》我仍旧爱看，还是他能够破破我的岑寂”，不过那些追随他的学生“在某大学里，听说尤其严厉，看看《语丝》，就要被称为‘语丝派’；和我认识，就要被叫作‘鲁迅派’的”。次日，他在致时有恒的信中，再次为学生打抱不平：“他们什么罪孽呢，就因为常常和我往来，并不说我坏。凡如此的，现在就要被称为‘鲁迅党’或‘语丝派’，这是‘研究系’和‘现代派’宣传的一个大成功”，同时提及“据‘现代派’说，我是‘语丝派的首领’”。可见当时在社会上已有“语丝派”之说，所指除《语丝》同人外，还包括追慕《语丝》精神的青年，而其出处，正是“现代评论派”的评论。

此后在《语丝》上发表的文章中，鲁迅多次以“语丝派”自诩。待到写作《我和〈语丝〉的始终》时，鲁迅不仅表彰《语丝》的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同时也从正面使用了“语丝派”的称谓：“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特别以强调对于“有权者”的

反抗为“语丝派”正名，鲁迅有力回击了“现代评论派”——因为在鲁迅等人看来，《现代评论》一直未能摆脱接受官方资助的嫌疑，而《语丝》则是十分纯粹的同人杂志。一年多后，周作人在为《语丝》撰写的广告中说：“《语丝》的最大的特色在于‘不说别人的话’，至于‘不用别人的钱’或者还是第二点”，“这似乎不很难，却也不很容易做的”。

《语丝》创刊后不久，孙伏园受聘开始为《京报》编辑副刊。1924年12月8日，《京报副刊》创刊。此后，“语丝派”以《语丝》与《京报副刊》为主要阵地，与“现代评论派”围绕女师大风潮、“五卅”惨案与“三一八”惨案等事件展开了激烈交锋。这一论战本身也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标志性的“事件”。时过境迁，单纯进行是非判断已经无法充分开掘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因为两者的“交锋”在实际上并未基于同一逻辑前提，而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与观念谱系中的话语博弈。研究者发现，双方在具体发言的背后，更有其整体性的关怀。“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一讲“伦理”，一讲“公理”；一重“实力”，一重“民气”；一警惕“权力”，一标榜“秩序”。对于当下而言，两者无疑都有重要的思想启示。而这正是通过“语丝派”的视野使然，1920年代文坛转型的脉络也是循此展开。

《语丝》南下，适逢“革命文学”兴起。鲁迅也成为了被“革命”的对象。《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太阳》《我们》《戈壁》《现代小说》《战线》与《洪荒》等杂志先后发表100余篇文章“围剿”鲁迅，而他则在《语丝》上独力应战。中国现代文学从“第一个10年（1917—1927）”到“第二个10年（1927—1937）”的过渡，就在这一瞬间集中体现。新的社会问题、代际力量、文学观念与意识形态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中国文坛也随之再度调整，而《语丝》在这一层面上也正与“20年代文学”相始终。

如果说“语丝派”进入历史主要本于鲁迅的叙述，那么凸显周作人在《语丝》中的核心作用的范畴则是“语丝社”。鲁迅曾以文学笔法描绘《语丝》同人的聚餐会：“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或一房